



读『苦刺花』

邵天伟

在我的家乡，“花枝不断四时春”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留意身边的花草树木。其中有一种不起眼的花，像一本儿时读不懂的书，越读越喜欢，甚至让我有种相见恨晚、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它便是每年冬末初春开放的苦刺花。

苦刺花味道苦，枝干上有尖刺。因其味苦，小孩子们不喜欢吃它，牛马羊也不愿啃食它；因其尖刺，人们对它避而远之，甚至视而不见，任其自生自灭。

记忆中，奶奶很喜欢吃苦刺花。在她生活还能自理时，每年都会到菜园旁的路边采摘一小提箩。采回家后，认真洗干净，然后用沸水焯烫，再放入清水中浸泡两三天，便可炒吃。多数时候是素炒，偶尔加两个鸡蛋。看着奶奶、父母吃得津津有味，我们姐弟几人尝了一口便嚷着“苦”“不好吃”。这时，奶奶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孙儿啊，吃吧！50

年代那会儿，能有苦刺花吃是福，棠梨花、苦刺花……但凡能吃的花都被采光了。”喜欢看药书的父亲也会劝说：“儿啊，吃吧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苦刺花是清热解暑的好药。”虽然似懂非懂，但我们姐弟几人仍不爱吃。

有一件事更是让我气恼：一天，我陪奶奶去摘苦刺花，被一群在路边石头上打扑克的女孩看见，其中一个尖声叫道：“大家快看，老地主也吃苦刺花了！”刺耳的笑声让我又羞又恼，而奶奶却似乎没听见，仍自顾自地在小心采摘……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嘲笑奶奶的小红已成老红，白发苍苍，满脸皱纹。回乡遇见时，我跟她打招呼总觉得不自然，她想必早已忘记儿时让我刺耳的话语了。不知远在天堂的奶奶，是否还爱吃苦刺花？

妻子家在一个小山坳里，每年初春，她都要约我去采摘苦刺花。房后的整座山上几乎全是成片的苦刺花，少见其他树木。我曾不解地问岳父，他略带伤感地说：“我20多岁人赘到这里时，山上不仅有各种树木，还有野兔、山猫狸呢！其他树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砍光的。”因祸得福，苦刺花得以幸存！

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浩如烟海的诗词歌赋里找不到苦刺花的踪影，就连《云南

常用中草药彩色图谱》里也找不到它的踪迹，绘画、摄影作品里更是鲜有它的身影。是因其太普通常见？还是因有刺让人敬而远之？

如今，国家发展日新月异，农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，自然不用再靠苦刺花充饥。然而，最近几年，每到苦刺花成熟的季节，公路旁、山坡上、水沟边，常见提着塑料袋采摘的老人、小孩，也不乏穿着光鲜的城里踏青者。农贸市场里，每天都有售卖苦刺花，饭店里更是将其推荐为“绿色天然食品”。苦刺花真是身价倍增啊！吃得多了，便不觉得苦；看得多了，便心生喜欢；了解得深了，便萌生敬意。这是常理，也是我这个中年人的顿悟。

“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……”这句歌词唱的是小草，用来形容苦刺花也是可以的。它的花朵细小，颜色淡白；树丫旁逸斜出，长满尖刺，树高不过一两米。它默默无闻，不骄不躁，不管是贫瘠之地，还是肥沃之处，一到季节便竞相绽放，为春光增彩，谁说这不伟大呢？花可赏可食，根能清热解暑，果可理气消积，带刺的枝干可用作护园的栅栏，可谓全身是宝。

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、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这些诗句赞美的是苔花与竹子，用来形容苦刺花也同样贴切。小小的苦刺花，在缺水的地方开得慢，干枯憔悴；在有水的地方开得艳，水灵大方。狂风吹不倒它，烈日晒不蔫它，雨雪冻不死它，它是春天的使者，花中的勇士，怎能不佩服它？不起眼、不张扬，这不正是可亲可敬的芸芸众生的写照吗？

蓝花楹下

涂睿宸

我又走到了这里。不知是缘分的牵引，还是命运的安排，总之，在无意中，我又走到了昆明教场中路。

这是一条宽敞的沥青马路，两侧种满了高大却枝干不算粗壮的树木。凛冽的寒风吹过，树上生长出的细枝和树叶开始泛黄，黄叶和尚未变黄的绿叶交融，呈现出一种美妙的色彩。这似乎就是两排再寻常不过、随处可见的树木，但我知道，它们开花后将会展现出怎样一番惊艳绝美的景色。这便是蓝花楹。

看着眼前的树木，我的思绪却早已随着寒风飘回到蓝花楹盛开之时。

如果说春天是浪漫的季节，夏天是热情的季节，那么在春与夏交接之时，蓝花楹这种跃动的精灵，便带着浪漫和热情开始了它盛大的绽放。

在蓝花楹盛开的时段，这条路可不像现在这般冷清。那时，许多慕名而来的人都聚集在树下，或静静欣赏，或用手机拍照，或用画纸定格它最美的笑靥。于是，不论是车行道还是人行道都变得寸步难行，但人们似乎并不因此而感到烦躁。想来是置身于这美妙的仙境中，让他们暂时忘记了生活中的忙碌与烦恼，只留下一双欣赏美的眼睛。

我喜欢花，为了能看到这浪漫而热情的蓝紫色花海，我还是参与了这份热闹。

不得不说，蓝花楹很好地达成了它那明显的意图——惹人注目，而我便是帮助它完成目标的众多“助手”之一，人们被它的美丽吸引得挪不开眼。若只有一棵，你大可以说它是小家碧玉、亭亭玉立，但倘若有幸见到一路繁花，如此场景，我便只能用惊艳和震撼来形容。

蓝花楹不似玫瑰妖艳诱人，不似牡丹大气端庄，不似莲花清冷含蓄，亦不似白菊清瘦。它的美，艳丽而不失雅致，热烈而不失朴实，如桃花般楚楚动人，如梅花般沁人心脾，亦如樱花般纷纷扬扬，像芭蕾舞者那样优雅又饱含热情，风情万种尽归于一抹蓝紫。一朵朵、一簇簇，它们拥挤在枝头，毫不吝啬地释放着魅力，吸引着行人的目光，而自己则像闪耀的巨星，尽情享受着为它驻足的人们那满溢的艳美与狂热的喜爱。

我与大多驻足欣赏的人一样，无法长时间将目光聚焦于一棵树甚至是一朵花上，总是看完这朵便想看那朵，看完这棵便想看那

棵。还会在心中默默给这些蓝花楹排一个莫须有的名次——这棵的花比那棵密些，那朵花要比这朵大些。不过看得久了，连这点寻找差异的耐心也消失殆尽。每一棵蓝花楹看上去都如此相似，只让人渴望一眼看尽这片蓝紫色的花海，铭记于心后便离去。由此可见，无论多么美丽的事物，当人们看够、得到后，久而久之，便会失去初见时无法按捺的热烈激情。可人们又不甘心只满足于欲望达成后渐弱的喜悦，于是又立刻投身贪婪地追寻下一个骚动的欲望之中。

可若是这满街盛开的蓝花楹全都看遍、看够、看腻了，又要去看些什么呢？于是，我只好将目光转向那些正在看花、拍花的人。

那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人，或是情侣，或是朋友。他们有的大方地张开双臂做出拥抱的姿势，有的互相搭着肩膀，有的双手环抱在胸前，还有的只是简单地向前比出个剪刀手。女生们对拍照姿势往往要求更高，总要找到满意的角度，把自己和蓝花楹一同拍进去，选个美美的滤镜后才肯按下快门。拍一张还嫌不够，一定要换着不同的姿势连拍好几张，然后选出一张大家都满意的，再由每个人精修一番才罢休。相比之下，男生们对拍照的要求就低得多，只要露脸且没闭眼就行。不过，拍照时，他们的脚尖会悄悄踮起，还一边用手按住其他男生的肩膀，防止对方踮脚，好显得自己才是最高的那个。

看花的人群中也不乏老者。相较于年轻人，他们只是单纯地赏花，又或许是喜欢热闹的氛围。我还记得一位在树下伫立良久的老者，他眯着眼，背着手，手中握着银灰色的保温杯，静静地凝视着一朵或一簇花。或许是蓝花楹的热情，让他回忆起自己也曾是充满激情的少年。还有些老夫妻携手来看花，他们的头发早已银白，却依然紧紧依偎，脸上挂着孩童般纯真的笑容，让人不禁联想到热恋中的情侣。偶尔也能看到有老人拿着专业的相机在摄影，不过他们的取景框里只有花枝，要既有绿叶又有花朵才好。

其实，最难得见到的是中年人，想来是工作太过忙碌，忙碌到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，让他们再难有闲暇和闲心专程来赏花。即使非要路过这条路，也只是匆匆而过，不留下什么，也不带走什么。

如今，我又走到了这里，不时有路人从

我身旁经过，但终究寥寥无几。没人会为一树黄叶驻足，更不会有人与它合影留念。或许对于那些曾沉醉于蓝花楹惊艳之美的人来说，它只是惊鸿一瞥，是一处每年定期向人间展露一角的仙境，看过、路过便已足够。蓝花楹终究只是稍纵即逝的风景，蓝花谢去，人们大可以再去寻觅红花、黄花、粉花、白花。可若蓝花楹也有思想，那么在它漫长的生命中，那些曾为它停留片刻的人，对它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想，或许对于它来说，我们也只是匆匆过客，带来刹那的热闹和热情后，便又匆匆离去。

可人们常常忘记，无论是发芽、盛开、落叶，还是枯萎，它始终是那株蓝花楹。今年的花飘落，明年依旧会迎来盛大的绽放。恍惚间，我似乎看见了蓝花楹从一株矮小、脆弱的树苗，转眼长成枝干粗壮、枝叶向外伸展，树叶愈发茂密的大树。它渐渐高大起来，迎来了第一次的开花，一晃眼又开始凋零，似失去了所有生机。然而，在某个春天，在不引人注意的一个角落，却又冒出了新枝。新的枝丫也必将慢慢长高变壮，然后发芽、含苞，终有一天绽放出属于它的绚烂色彩。

若是你每年都准时来这里探访，便会看到：蓝花楹下，有个摇摇晃晃地走着的婴孩，走得稳了、走得快了，便跑了起来。他会长成少年，会在周末与同学兴高采烈地来到这里，摆个帅气的姿势，请路人他们拍照；他会步入社会，找到工作，娶妻生子，生活逐渐忙碌、充实，也会因烦躁而忽略了美好，再无闲暇与闲心来这里赏花；他会长出白发，脸上布满皱纹，再次来到这里时，一树繁花会令他想起年少时也曾热烈狂过。他不会说什么，只是静静地眯着眼，微笑着凝视那朵与他相似的花朵。可是，总有一天，他会悄然消失，当你无论来多少次都找不到他，为此伤心叹息时，却发现远处另一棵树下，有个婴孩正在蹒跚学步。那时，你又会露出笑容，因为你知道，生命的轮回里，那就是“他”的延续！

生命这趟列车便是如此，搭载着无数人来来去去。若有人问我这趟列车从哪里来、驶向何方，我无法知晓，也不会为此操心。但我明白，这趟列车行驶在名为“时间”的轨道上，每到一站，都会有人带着遗憾下车，也必将有人满怀希望登车，轮回不止，生生不息。

榕父

胡兴梅

老屋门前的石缝里长着一株榕树。父亲说不知什么时候长出来的，许是他还没灶台高时。那块青石上，常年堆着黑白斑驳的鸟粪。某日忽然瞧见那鸟粪堆里，冒出一棵翡翠般的小芽。50载春秋，它竟长成虬枝盘旋的巨伞，气根垂落如老者垂须，年年惊蛰雷动后抽出翠绿新芽。

记得十几岁时，我总爱坐在树下，趴在父亲膝头，戳他赤脚时暴露在外腿骨。那双腿大小不一、长短不一，像被风雨雕琢出奇异纹路的树干，记录着他从乌蒙山腹地云南昭通到东南沿海福建的跋涉历程。

我6岁时，母亲把家里最后一块肉塞到我的碗里。父亲看了看见底的油罐和外公上个月送来的半袋土豆，拉着我的手臂捏了又捏，忽然说：“明天我和二弟一起去福建，那边的铁厂招人，我勤快一些总会有人要！”月光漫过窗棂，将他残疾的左腿轮廓投射在土墙上，那一道淡影，像被风雨压弯的竹子。

父亲一去就是5年。腊月，他裹着满身雪粒归来；正月初八，又和一个远房亲戚前往浙江。父亲一瘸一拐地挤上客车时，薄雪簌簌，落了他满头白。

在浙江温州的码头辗转3日，父亲最终在台州大溪的一家电容器厂找到一份工作。他亲眼看着红砖老厂区蜕变成玻璃幕墙的新园区，掌舵人从白发老者换成年轻团队，工友们的面孔如流水般更迭，唯有父亲像老榕树般把根扎在厂里，一干

就是10多年。

每当工歇时，他总爱望着窗外被阳光炙烤得蔫软的绿化树出神。他想，云南的山风早已掠过乌蒙山峦，老屋门前的榕树也该抽新芽了吧？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，最终化作汇款单上那些歪扭的字迹。老榕树的根须仿佛顺着他的掌纹攀爬，在泛黄的纸页上拓出印记。那歪扭的线条，既像他瘸腿丈量过的万里山川，又似他在生活岩缝里积攒的骨气。

前年清明节，父亲返乡时，老榕树正在抽新芽。“人活一世，总要信点什么。我信这双手能撑起屋檐，信你们也能和城里孩子一样读书，信你们能堂堂正正做人！”父亲坐在树下，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掌抚摸着树干，虎口处被模具烫出的旧疤痕醒目。“和这榕树一样，得有信心，得有股倔劲，就算从石缝里也要长出根来！等根扎深了，长成参天大树，走到哪儿都能活出个人样！”

暮色漫上屋檐时，我蹲在老榕树隆起的树根旁，指尖触到它粗糙的褶皱里流淌的温热。我忽然明白，父亲何尝不是另一株榕树？他将残疾的根须扎进岩缝，用半生光阴把信念锻造遮风挡雨的凉亭。那些汇款单上歪斜的字迹，正是他以掌心为纸、以信心为笔写就的家训。

如今，每当我我走过老榕树下，总能看见石缝里新冒的幼苗向着阳光舒展。它们带着父辈血脉里传承的信心与韧劲，在春风里悄然生出新的气根。

一篱蔷薇开

宫凤华

路人驻足赏花、拍照，人花俱美。有三五闺蜜摆出各种造型，以蔷薇花瀑为背景，“咔嚓”一声自拍，定格下生活的欢欣和富足。她们朗朗的脆笑声，惊飞了叶丛中的鸟雀。

“莫嫌村巷蔷薇野，春晚犹堪取次看。”蔷薇是一种自在随性的花。相比月季、玫瑰，蔷薇花型娇小，花期相对短暂，却赶趟儿似的，成群结队地开放，用明艳的色彩占据人的视线，用静寂凄美拨动人的心弦。蔷薇花泼辣而奔放，如灵秀的村姑，用清纯质朴装点着庸常岁月。

惊异于《红楼梦》中的龄官，为了心上人，冒雨在蔷薇架下执着地画了几千个“蔷”字。寻常蔷薇，亦是风情万种，寄托着红尘男女的痴情相思。蔷薇细碎地开，很寻常，像无惊无澜的日子。静处一隅的蔷薇花寥落地开、寥落地败，像一位怀有古典情结的清纯女子，躲在清风明月之后，过着自己的清雅生活。

“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栖居小城，常忆故园老屋的一株蔷薇。蔷薇花开最盛时，院中蜂飞蝶舞，清香扑鼻，家人闲坐，怡然自乐，尽显乡村生活的恬淡与平和。院中的蔷薇承载着过往生活的诗性回忆，也承载着无边无际的乡愁。

“开到荼蘼花事了”，蔷薇一生慷慨豪迈，既有盛放的绚烂，又有凋零的落寞，一切来得迅猛而决绝。蔷薇花是一场盛大的给予，其芬芳永远萦绕心头，温暖着我们前行的路。

